

初學
論說
津梁

江左書林出版
趙蘭石題



119
1207.62
6: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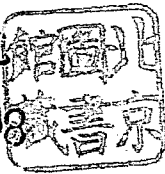


3 2173 9028 9

初學論說津梁卷四

士為知己者用說

英雄豪傑之士。在上者或知之而不能用。或用之而不得盡其才。烏足以當知己之稱也。太史公報任安書。拳拳於士為知己者用。非急於求用也。蓋慨知己之不易遇也。今天下之士多矣。知己者誰乎。日行千里之馬。度惟駢死於草樞間耳。嗚呼痛哉。



得一知己可以無憾信然

越巫說

越多巫善驅鬼。病者爭延之。巫攜角一鈴一至病者家。鳴角振鈴。若驅鬼狀。病愈則飽食携金去。否則諉諸他故。終不自信其術之妄。常自誇曰。我善驅鬼。無敢我抗。有惡少年某恨其荒誕。矚其歸。率黨五、六人匿路旁樹上。相去谷里許。待巫歸。過其下。投之石。巫以為鬼也。取角而吹。

且吹且走。心大駭。首涔涔加重。至樹旁。而小石
又下。再取角吹。不能成聲。走愈急。又至前。復如
初。其時氣懾。手慄。吹角角墜。振鈴鈴亦墜。惟大
呼而行。行時聞足聲。樹聲。山谷聲。愈以為鬼呼。
救甚哀。夜半抵家。大哭叩門。其妻問故。不能答。
但指牀曰。扶我寢。我遇鬼。殆不能生矣。未幾驚
益甚。遂死。膚之色皆青。卒不知其非鬼。

能將若輩伎倆。如燃照屏鏡。無一遁形。有裨

世道人心不少。

說巫

惴兮恍兮。哉鬼神也。而巫能通之人。皆信之。奇矣。雖然。孔子不云乎。人而無恆。不可以作巫醫。殆以巫之為巫。容有小道可觀者乎。夫正以小道可觀。而後敢出其詐術以惑人。受其惑者。歲不可以僂指計。奈之何猶迷而弗悟乎。

雖云小道可觀。然虛無縹渺之談。君子不取。

文以警世立論不嫌過激

說兵

人有言曰。兵凶戰危。是以好言兵者。其禍不及於身。必及於其子孫。矯其弊者。又創為弭兵之舉。以冀天下不復有戰事。意非不善也。然亦知世之不可一日無兵乎。仁義禮智之說。晚近之士咸迂之。以力相角。以利相競。非惟不能不用兵。且益酷焉。噫。斯人何幸而遇此兵爭之世哉。

充其極也。孤人之子。寡人之妻。大兵之後。必有
凶年。吾民幾無孑遺矣。然則將以何道救之乎。
曰。不得已而用兵。

世界有亂。無治其所謂亂者。實窮兵黷武。有
以釀成之耳。近觀各國。水陸軍備。日益修造。
而一方面則以文明欺人。嗚呼。其去盛世弭
兵之時。益遠矣。

說
關

大凡人不得其平則鬪。強者與強者鬪，弱者與弱者鬪。始以心鬪，繼以力鬪，終以兵鬪。愈鬪則愈不平，愈不平則愈召亂。間有一二不好鬪者，反以不鬪而受其禍矣。然則將以何術弭之？曰：興教育，敦禮義，重廉耻，明先王之道，以範之士農工商，皆得遂其生而安其業也。庶幾乎可以不鬪也。

僅百餘字。短篇疊句，極頓挫抑揚之致。

說醫

天下人之足以起膏肓之疾而制死生之命者
其惟醫乎。吾中國之醫多矣。高其聲價。盛飾輿
從。以出入里巷間。貧者無資。恒坐視其呻吟。旁
觀袖手。漠然無所動於中。此醫之所以失傳。一
二憤激者流。且轉求之外人。乞刀圭以全生命
焉。不亦可愧也乎。

有激而談語有分寸

說傭

孔子曰。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此為入之道也。然
余觀今世之待傭者。往往見其衣服之襤褸也。
而鄙夷之。見其容貌之粗俗也。而厭薄之。見其
蠢如牛馬也。而遂牛馬之嗚呼。彼一人也。我一
人也。彼稍貧。我稍富。以貧富之分。而遂以無理
之事。加之於其身。將人道之謂何。設令易地以
處。以野蠻使我。我豈不痛恨也乎。故曰。己所不

欲勿施於人。家有傭者。可不知此意哉。

推己及人之謂恕。以恕道待人。方昭公允。

睦鄰說

夫人之最切近者。莫如父母兄弟姊妹。其次則為親戚。蓋有血統之關係者也。若無血統之關係。而亦見為切近者。則鄰里是。何則。居處較近也。今世之人。其對於鄰里。大都以勢利欺之。以富貴驕之。以致鄰里之間。莫不怨恨。一旦已有

急事則鄰里漠不關心。幾無人顧問矣。由此觀之。待鄰里可不和睦耶。夫事變之來。何可逆料。有事變而緩急之助。不得不有待於鄰里。然必睦之於平日。而後緩急之足恃。所謂愛人者。人亦愛之也。此一定之理也。

心靈筆妙。兼擅其勝。

說虎

虎之在山。猶魚之在水。魚無水則失其勢。虎無

山則失其威。當夫窮崖絕谷之中。月黑風高之
際。劃然一嘯。羣壑四應。樵夫牧豎。相顧失色。虎
之力亦猛矣哉。迨遇馮婦。搏而執之。畫地為阱。
無山林之廣。足以容其身。無麋鹿之羣。足以果
其腹。夫非猶是虎乎。殆幾幾乎為犬羊笑矣。噫
嘻。虎而至此。直餓虎耳。宜乎人之狎視之也。

首寫虎之威。次轉到虎被玩弄。喻人不可一
日失勢。此有關係文字。

說豹

獸之至猛者虎。而豹乃過之。至自食其類。虎輒移其子以避。顧虎可移子。虎乃不能制豹之命。一若無如豹何者。此固出於相剋相生之理。亦以見獸之為性。弱肉強食。始終惟力是尚耳。噫。尚力而在豹也。又何足怪。

語意含蓄。著墨不多。其柱意全在弱肉強食一句。特借豹作一影子耳。嗚呼。強有力者。其

果能始終操勝算耶

睡獅說

虎豹獅象獸之最巨者也。然噬人者莫如虎。而驚人者莫如獅。不吼則已。吼則響若鑼鳴。衆獸聞而卻走。夫獅而曰睡。人人得而玩弄之。且欺侮之。而獅無如人何。蓋有獅之名。而失獅之威矣。然睡則必醒。醒則其威勢仍在。其能力如故。向之玩弄者。今不可嚮邇矣。向之欺侮者。今不

敢藐視矣。此無他。因恃有醒之一日也。奈之何其常此夢夢耶。嗚呼。吾為獅痛。凡類乎獅而不思振作者。尤可痛也。

西人嘲中國為睡獅。吾甚願其一吼而醒。一躍而起也。

說象

深山大壑之中有象焉。其用在乎鼻。視人蔑如也。顧可耕田。善馭之者。亦能俯首帖耳。以為人

用。夫以象之為物至猛其性又至烈。宜無人可
以制之者。而乃能助農夫之所不及。視牛馬之
力。且加倍焉。然則物無不可制矣。亦視制之者
何如耳。

能制人者。必不受制於人。象雖巨獸。善馭則
馴。觀此。知天下強梁者。我果能智取術馭。亦
未必不可勝也。

說麟

天下可求而不可遇者惟麟蓋祥獸也而泰西諸國獨產之其泰之也與虎豹犀象等麟亦自顧失其為靈婦人小子咸熟視之而不以為神奇豈泰西諸國之麟非春秋時西狩所獲之麟耶抑文明之國治化方隆麟亦應時而出耶殆亦幾幾乎自儕於尋常之物矣夫既自儕於尋常也人以尋常視之亦宜

麟為祥獸應時而出而彼族之不重視夫麟

者。豈泰西之出產耶。抑國運文明有以致此耶。是耶非耶。願以質諸博物君子。

說牛

牛為人用者也。終歲勤苦。以供牧人豎子之驅策。迨老憊而力不勝。殘酷者且以為刀匕之供。人之待之者。無乃太忍乎。不知牛之性。固蠢乎人者也。蠢則惟人之命是聽耳。安有忍與不忍之說哉。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為同具此。

性靈者言也。要未可以一牛槩之也。

天下大有力者惟牛。而至吃苦者亦惟牛。齊宣王饗鐘以羊易牛。惜其能助人力耳。

千里馬說

馬以千里稱。必其翹然特出於常馬者也。有知之者。鳴之足以通其意。策之足以盡其才。良馬遇伯樂。終當一顧空羣耳。不然者。日辱於奴隸人之手。不以千里目之。馬亦惟俯首帖耳。任駕

駘之目笑於旁。終隱忍而不敢與較也。斯真千里馬之大不幸矣。

具追風逐電之能。而不遇伯樂。下與駑駘等耳。文借題發揮。隱寓牢騷之意。

說犬

犬之職在守夜。物而義者也。荒涼寂寞之所。村落二三椽。狺狺然終夜不息。所以呼人而使之覺者。非犬也耶。犬固無負於人矣。嗚呼犬乎。世

之所謂無負於人者而乃獨讓爾犬乎。

運筆輕圓讀之可以知所職守。

說猿

猿之為性也靈捷而善走。能曉人意。市之中有以之為戲者。上下奔走無不如志。養之者恃以為衣食之資。恒護惜之。惟恐不周。顧野性難馴。苟脫其韁鎖。即躍然以去。踰深澗。越絕巔。視向所養而飼之者。反眼若不相識。甚且返噬之。爪

傷之一似非此不足以云報者人。以是為猿咎。嗚呼。彼固猿耳。又何咎焉。

猿之性極靈。而猿之智終不若人。故人得而束縛之。玩弄之。若人而亦猿焉。其能免此耶。

說魚

魚之類至多。其體亦至巨。汪洋大海之中。所謂網漏於吞舟之魚者。不知凡幾矣。然魚得水而長。無水則蹙蹙然自涸。其天機滄海之濱。大江

之漬。如此者。歲有所聞。其不為校人所烹者。幾希。王褒得賢臣。譬之以巨魚。縱大壑。漢昭烈得諸葛。喻之以如魚得水。然則魚之於水。固相需以生者也。人特不求魚耳。區區勺水。何所顧惜。而忍爛死於沙泥。不一為之援手耶。世之自號為漁人者多矣。聽其生乎。抑聽其死乎。亦在慎擇之而已。

魚所恃者水。人所恃者勢。魚無水則不能游。

人無勢則不能行。文境活潑潑地最宜初學。

瓷器說

吾中國著名之土產。不知凡幾。瓷器其一種也。近聞江西景德鎮所出之陶瓷為最佳。頗為外人豔羨。然不知幾經研究而始有此進步焉。邇年自日本貨輸入而內地之銷路幾被侵奪。然彼國之窯遠不如我粗劣而不細膩。適觀而不經用。愛國者宜重己國所出之物而輕視外物。

焉。江西近已設立瓷業公司。必能發達。倘各省
繼起。各社會注意土貨。則必有恢復利權之一
日也。彼騙錢之日本貨。何足道哉。

吾國今時重用國貨。抵制日貨。作者自有愛
國思想。溢於言表。極合時宜。

救國儲金說

昔卜式有言曰。賢者宜死節。其次有財者。紓國
難。故式盡輸家財。以助邊。千古傳為美談矣。夫

財者國民之財也。誰非國民一份子。有願輸者。有不願輸者。孰得而勉強之乎。惟深明夫國與己之關係。國有外患。既不能以身許國。自當以財助國。未始非救國也。救國即所以救己。此民之義務也。民苟咸知盡義務。則民氣大足恃也。不數月而集鉅金。儲蓄何難及額哉。壯哉今日之民也。

同此熱血男兒。恁他族之魚肉我。而不一為

之援手乎。捐輸踴躍五千萬不難如數也。

中國銀行說

夫一國必有一國之幣制。所以使利權之不外溢也。吾中國向無銀行之名。以致幣制紊亂。不齊。病商者。卽所以病國。雖賴各省錢業為周轉。無濟也。近今則不然。有國家銀行焉。由政府獨擔責任。而握發行之總樞者也。其次如地方銀行。普通銀行等。官辦商辦。性質雖殊。而其挽回

利權則一也。機關捷則利益溥。豈不可操券也哉。

中國幣制不劃一。以致外國鈔票灌輸於各通商埠及內地者。攫吾國之脂膏。每歲不可勝計。然則擴充銀行改良幣制。非今日之急務哉。

中國重農說

中國古重農國也。詩戒蠲風。書陳無逸。類於農。

事三致意焉。惜乎徒沿舊法而少新發明之物
理以研究而改良之足以省人力稍紓稼穡之
艱耳。而未能也。無提倡之人也。然生利雖有限
而治農者之終歲勤劬可憫矣。所謂盤中之餐
粒粒皆農民之汗血也。非是則糧無所出。人人
皆饑寒矣。世有食其利而不知愛惜者。其亦思
物力維艱乎。

首說中國本重農。次說農業必研究新法。或

以機器代人工。結末說農之勞力。彼膏粱子弟。不知此中况味。因而賤農者。可嘖也夫。

說礦

中國礦產。天然具無窮之利源。棄於地而不知採取也。可惜也。倘永久任其自然。焉非特利源不闢。列強且從而生心。百計圖維。勢不至盡入外人之手不止。即如漢冶萍礦。產煤久以富稱。僅礦物之一種。日人尚屢欲攘奪之。而他礦無

論矣。吾國振興實業。隨在需款。則何如及時開採之為愈也。轉貧為富。其在是乎。

吾國礦產甚旺。而識礦苗者寥寥。往往虛糜鉅款。而得不償失。功敗垂成。致使絕大利益。輒為外人垂涎。甚矣此礦學之不可不研究者。

說鼠疫

夫鼠之齧物而為人害者。可勝言哉。凡人家每

豢猫以滅之。非必滅其種也。以猫能剋鼠耳。然鼠之害尤烈者。莫如傳疫。西人捕之甚亟。租界之因此騷擾者屢矣。蓋懼染疫於不覺焉。倘使家家有猫以剋之。則其害稍殺也。偶失猫而其疫難消也。嗚呼。安得鼠輩而盡為西人除之。而後人得以永安也。則大幸矣。

鼠之傳疫與否。雖不可知。而租界居民已受累不淺。自有可殺之道也。借此作喻。是謂小

中見大

戒煙說

今夫物之亂人性者莫如酒而動人心者莫如
色。然酒色之害人戒之也易。獨鴉片之害人戒
之也難。自鴉片之流毒中國已數十年矣。其物
性能助長精神。西人以是代藥餌。偶爾嘗試之。
吾人則不然。一榻卧游。煙霞成癖。日愈久而癮
愈深。幾不可一日無之。甚至青年子弟。虛擲光

陰○卽一二富豪○不惜以我之金錢○易彼之泥沙○
焉○嗚呼○戒之不早○亦適成為黑籍中人而已矣○
驚心動魄○有煙霞癖者○讀之○當亦思痛戒之○
矣○

合羣說

中國地大物博○人類不齊○心思各異○安能收羣○
策羣力之效哉○慨夫家庭骨肉之間○往往因一○
二細故○致召勃谿○則合羣難○政界之中○爭權奪○

利各樹門戶。則合羣尤難。惟重公德而不尚私德。保同種而蔑視異種者。庶幾乎合大羣焉。收指臂之效。其以此夫。

合羣者。團體之謂也。團體不立。其情渙。其勢孤矣。文亦有慨乎言之。

擬致某人參觀學校畢業啟

某某先生英鑒。某日某學校畢業。敝處有入場券。謹贈數紙。祈屆時與同志者共往參觀。何如。

擬復某人招參觀學校畢業啟

某某先生偉鑒。書來。並某學校入場券。鄙人久有此志。今得償其願。欣幸何如。某某亦有同志。屆時當聯袂而來也。

某謹啟

擬致某人約觀運動會啟

某某先生青睞。某日某校開運動會。我輩青年。宜往參觀。以鼓動其志氣。先生有意否。乞惠德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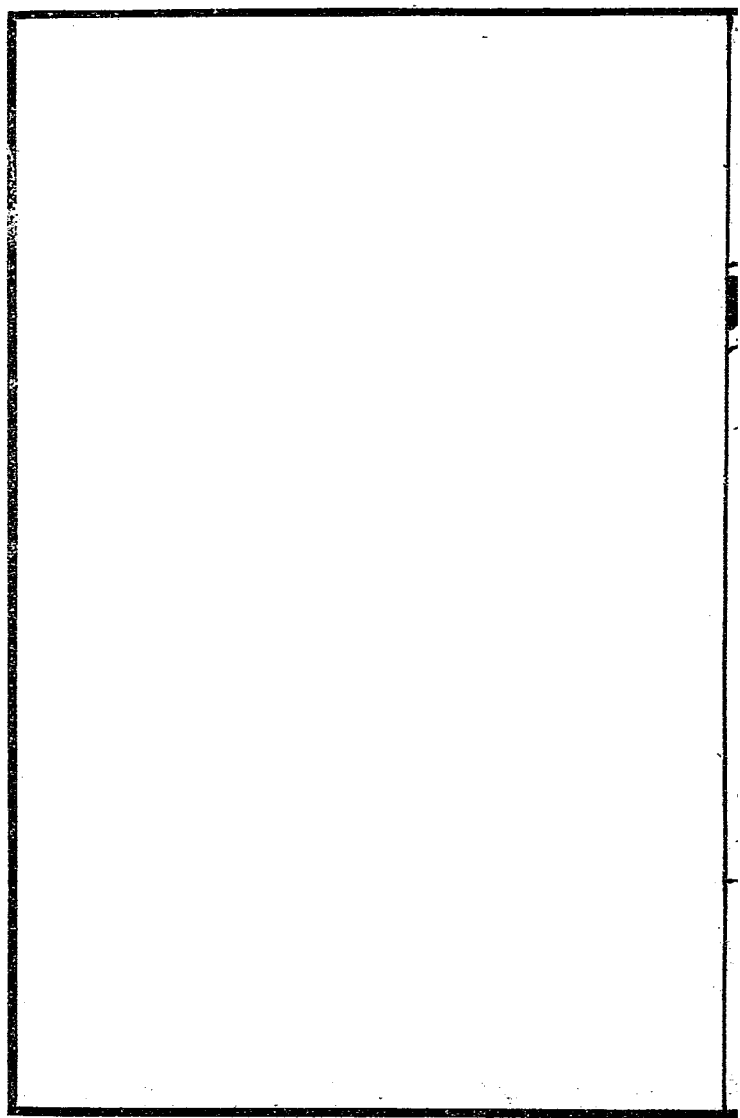
某謹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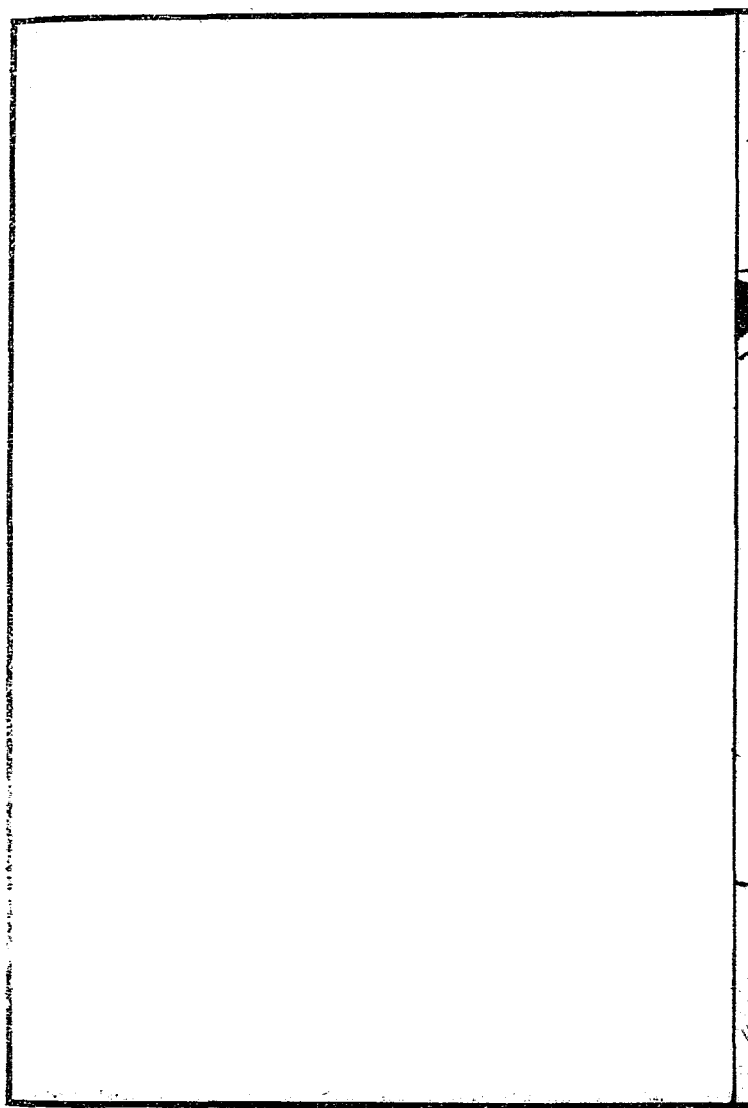
擬復某人招觀運動會啟

某某先生鑒。奉書悉。運動會極欲參觀。不可不往。亦不願不往。惜是日敝校學生有旅行之舉。鄙人率眾而行。不能再與盛會。有志未遂。惜哉。

某啟

蓋作啟無他長。在詞足以達意耳。擬此以備一格。





中華民國四年陽曆秋月出版

定價大洋四角

撰述者 平江汪毓烜

校正者 吳縣謝錦

總發行所 上海江左書林

棋盤街

分發處 各省大書坊

板權所有
嚴禁翻印

80

086203